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娇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廷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辑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第 1 版 (2000 年 1 月)

I 中... 摇 II 辑一木... 摇 III 中国古典小说 IV 中国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345 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32 开 10 厘米 × 14 厘米

字数：源远千字

印张：圆缘印张

版次：源愿年 苑月第 员版

源愿年 苑月第 员次印刷

印数：员原册

书号：第 1 号

定价：源愿元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

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目摇摇录

梅魂幻

第一回摇鬼弹琴妖龙造水劫	(猿怨)
第二回摇神烧卷痴子哭梅花	(猿圆)
第三回摇弹四鸾奇逢驸马乐	(猿猿)
第四回摇婚八主欢畅曲龙宫	(猿缘)
第五回摇寻残梦寻着女诸葛	(猿愿)
第六回摇抄旧诗抄中东西施	(猿苑)

写真幻

第一回摇活饿芋楼中藏美真	(猿缘)
第二回摇死香魂曲里诉幽恨	(猿远)
第三回摇狼夫妇各自起愚情	(猿缘)
第四回摇浪少年冒名行贵室	(猿远)
第五回摇人替死自身享安乐	(猿猿)
第六回摇贫有志天子酬素心	(猿愿)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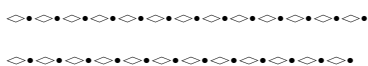
涛随风起，势若山移；风逐涛号，声如雷震。后浪催前浪，澎湃激湍，几乎地动山摇；冲潮逼突潮，澎湃飞腾，欲把江翻海倒。百室倾颓，生灵与草木同滚。万家沉没，牛羊与鱼鳖偕游。子喂母怀，一浪来不由不放；夫牵妻手，滚了去不得不开。天昏惨惨，哀声遍野似猿啼；云暗迷迷，哭响连天如鹤唳。可怜白面书生，顷刻做波中才鬼；堪痛幽闺窈窕，须臾成海底香魂。正是：浪水无情有日去，冤灵有恨几时平。

一晚之期，将浙闽地方，沿海的居民人畜，尽行飘没。飞将各村关帝、观音、土地等庙，一概消完。那应劫册上无名，也枉淹死了万千。此日南□在郡城，见狂风飞瓦如雪，情知劫到，早早同颖氏到城隍庙中，虔修超度。到半夜功课方完，夫妻就在庙侧间，和衣而卧。梦中看见城隍同许多神道，说妖龙作孽，枉害生灵。我等急奏天帝，以除此妖。只见去不多时，同神将捉了一条大龙而来，众神进殿环立，神将把龙头斩下，提了龙首龙身，恭身道：“小将去复天曹。”南□与颖氏惊醒说梦，一样相同。天明，南□到卧龙山顶一望，见四野滔滔，无非是水，但有树枝露出。叹惜一番，忙下山与颖氏归寓。见纷纷有浮水不死的，披头散发，逃入城来。说起，也有遇一片木板的，也有遇一只水桶的，也有遇一根凳子的，也有遇一张床身的，扶着一件，便有性命。但见这些人，哭得恹惶。可怜见：

一声父兮一声母，一声儿子一声妻。

南□睹此光景，好不心酸。思量自家，若不行仁，夫妻野为冤鬼了。随即一面发出数百金，分给棺木铺中，叫速舍棺材，以便捞尸埋葬，一面去探下心。有一个管家，扶木逃回，说下心当水来时，登楼躲避。不料水势甚高，将楼冲倒，压于水底了。过三日，水势已退三尺，尸骸俱已浮起。南□叫大船，载了棺木，出城捞尸。四顾一望，尸似浮萍，女多仰天，男多俯伏。内中捞着一尸，一和尚与尼姑连系，疑是隐切、珂尼。内中有一尸，面貌像本村屠酤人中铁，有一个尸像恶子赛候七，俱用薄棺殓葬。又往塘边寻万下心的尸骸，只因压在楼底，再寻不着。南□连捞葬了五日，又做道场超度。此时颖氏已怀五月之胎。

后来临盆之日，不知生下是男是女？且看下回分解。



后南斌所读的书，总是过目成诵，不在心上。因书窗前有梅树数株，不时去浇灌护惜，就如性命一般。

次年，南□另延一师，就是郡庠饱学名士诸材。向年七月十五兰盆时，果然孝思勃发，归家荐亲，故此不遭水劫。如今南□请他来教南斌，因诸材也有一子，名唤诸绶，此时已有十岁，带到南家，与南斌同窗。诸绶也聪明，南斌与之志同道合。一日残冬之候，窗前梅花盛开，二人开了书窗，倚栏看梅。见天上忽然下雪，诸绶即口拈一绝云：

曾拟空中撒白盐，又云柳絮舞风前。
看来玉帝雕良璞，玉屑霏霏降世间。

南斌听了，也就顺口儿依韵回和一首云：

也非柳絮也非盐，岂是霏霏玉降前。
昨夜瑶池梅落片，扫将梅片落人间。

诸绶道：“南兄之诗，有仙家丰韵，无烟火气。”南斌道：“诸兄之诗，如官家冠佩，无寒酸气。”二人相得，大概如是。同窗了七年，诸绶十六岁，南斌十三岁了。文章经史，诗词歌赋，无所不通。是年宗师科试，南斌与诸绶一同上道。文宗出的题目，第一题是“内无怨女外无旷夫。”随后文宗又写下一片牌来，内中有云：

越中千岩万壑，山水争奇，必有奇才。今日之角胜，他日之弘硕也。今本道第二题，通场赋梅花诗一律，以试诸童之才，以见志。尚无诗与诗不全，即文佳，亦不录。特示。

南斌题目到手，竟挥完了头篇。第二题吟诗，是他长技。梅花又是他酷好，也一挥而就。工夫尚早，忖道：“场中同辈，料无奇才。独诸绶是我敌手。若要压倒他，必须多做两首佳诗，自然是我批首了。”又提起笔来，依前韵续上二首。候第一牌开门，纳卷出场，自家拿定是批首了。次后诸绶出场，二人写出诗文与诸材看了，也道南斌是案首，诸绶不出第三。及至文宗阅卷之时，见这些童生，第一篇是文章，还也完的多，通的多，看到梅花诗，也有不做的，也有只做四句的，也有不叶韵的，也有不成韵的，也有抄千家诗、神童诗的。文宗大笑了一场。见头篇大通的，只得取了。至后来理出一卷，卷面是未冠。看他头篇大概，清新隽逸，加了数十圈。去看梅花诗是：

寒香护惜几曾夸，且攘芳菲落尽花。
窃爱夜深眠月露，甘心末世对烟霞。
淡妆素服凭谁赏？高髻危栏只自嘉。
只有东风能解意，瑶台吹上占魁华。

文宗圈上两行，竟欲取为批首。及至后来，看到第一束卷子，内中有一卷，卷面是幼童。头篇文字，比前卷更好。文宗加了密圈，批道“字字入情。”去看梅花诗，原来有三首，其一：

白玉堂前种有年，东风吹上百花先。
含美人拟双珠蚌，放萼朝披五色烟。
日映文章肠欲见，科登幽素士加怜。
他时尚用调商鼎，赖此春华一夕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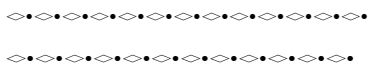
其二：

群芳次第及华年，赢得开时我独先。
姿艳□思占鼎甲，标高势欲上凌烟。
香分月桂羞他晚，节傲风松覬我怜。
寄语江城弄笛子，休将五月落春妍。

文宗看完第二首，便拍案连声叫妙。又去看第三首：

竹友松兄待有年，相逢常得在春先。
寿阳妆额娇宫禁，驿使逢君寄陇烟。
范氏谱成知种美，宋家赋就使人怜。
有时纸帐偕君卧，知己相看韵较妍。

文宗看完，只管摇头作圈，摇个不住。想道：“越中看如此奇童，方见得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不然，不但为本道所笑，即山川亦且笑人。”意欲举笔加圈，见烛光不明。将手去撮烛花，手疼一放，烛花竟抛在卷子上，烧得通红，连连扑灭，只剩了两页白纸。文宗顿足太息，呆看了半晌，懊恼了片时，无计可施。忖道：“此子才高命蹇，为之奈何。”只得把一首诗的未冠，做了第一名。以后胡乱填了，发到府间。折号出案时，诸绶是批首，南斌竟无名。南斌一气，几乎气杀了。想道：“诸绶既是第一，文宗之眼不差。难道我的卷子，休抹坏了。或者是割窃之弊，也不



可知。”随即到礼房去看新生的卷子，只见抄神童诗的也进了，抄千家诗的也进了，那不叶韵的、不成韵的都进了，愈加气愤。忖道：“红纱罩眼，颠倒豪杰，文场之常。但未有如此错乱者。”又想道：“比如古时，唐朝应制，到天子殿前赋诗，那中状元的诗，也不过如此。如今便考了案首，做了秀才，气味也只有有限，何况又抹杀了。”愈想愈气，闷闷的踱了回来。路中见街坊上有许多古画摊着，立住看时，内中有一幅张仙打弹，画得容貌堂堂，作张弓放弹之状。南斌心中一时触发起来，忖道：“文字功名，谓之缰锁。便成就来也不耐烦。古人中如班仲升，投笔封侯，立功异域。那些吟七言做八股的酸学，究竟了老班，只好伸颈乍舌。何不如精习弹射，日后可以经文纬武，驰骤皇都。”就买了这幅张仙画，又去买了弹弓，归家走到书房边，见窗前这几株梅树，开花过期，已将谢了。触物伤情，因而哀哀切切的，哭个不了。颖氏到书房解劝，越劝越哭。哭到三日，也还不止。颖氏对南□道：“梅郎性癖耽花，向有痴情。今又因功名不遂，竟成颠子。倘有不测，你我何如？何不送他到南庄，舒畅几时。”南□甚喜，当日就着工人与书童，送南斌到南庄住下。此庄，周围到是溪水，溪外是池塘，塘上一边栽柳，一边栽梅。墙门上有一匾额，是“小瀛洲”。进内一路，是曲径花栏，处处有亭台点缀。周围约有百亩之基，四时花卉俱佳，院子甚是精确。画堂前有一匾额，是“万花谷”三字，前后俱有月池，池内种莲花，池边栽凤竹。所以轩前对联是：

竹影摇疑君子至摇莲香动拟美人来

其余花卉，因前七月二十三日，被浪水淹坏了些，不比已前繁盛。南斌到庄，把经书文字，置之高阁，单把古今的梅花诗集为一部，不时吟咏，俱依韵和他一首。名为《玉人楼》。一面将张仙打弹图挂起中堂，香烛供奉。除看花饮酒赋诗之外，就到后园学习弹技。如此多年，不知不觉，弹技竟精工矣。不料外边世事变更，李自成把京师都破了。南斌也只是在庄快活，置之不闻。又是三年，弹技更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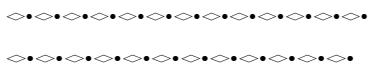
一日，正值盛暑之天，南斌拿了弹弓，步出溪塘，意欲打鸟。见溪水清凉，就脱衣入水中洗浴。将身钻入水底，跃了两跃，竟变成了一条金鳞。正在水中得意，忽有一群乌鸦，在半空展翅噪鸣。南斌恶其恶声，水中一跃，变了原身，即上岸，持起弹弓，望空一放，那乌鸦竟打了落来，不觉徘徊自喜。未及穿衣，忽书童匆匆走来报道：“老主人来了。”南斌最怕南□古执，恐有琐碎之言，就一跳，跳入水中去了。南□寻到溪边，书童说入水去了。南□吃惊，问故。书童道：“向来常常如此，不但热天，即寒天也常要入水去玩耍的。”南□闻了，甚以为奇。随即分付书童道：“外

分明数缕武陵霞，飞上枝头散作葩。
寒透一身香特异，霜推满面色偏华。

冰肌本是粉和霜，又向瑶池洗玉妆。
让雪三分应不让，天香一段雪输降。

锦绣每从云母缀，胭脂疑倩月娥搽。
桃姨杏姊难争色，占得春风第一家。

二兄才高八斗，学足五车。九重丹诏，不日彩凤衔来矣。苍生久望，谅



白云留不住也。弟不才，缪叨乡荐，将赴春宫。因企念弘才，敢邀玉驾偕往。临楮不胜翘企之至。

南斌看完，忖道：“京师乃皇都壮丽之地，久欲观光，因恐父母羁留，不能如愿。何不借此机会，竟赴京师，因而遨游湖海，遍历山川，亦丈夫之所为也。即便收拾回家，将诸绶手札与南□读之。颖氏听见远行，洒泪苦留。不料南斌来到梅树下，大哭起来。南□没法，只得对颖氏道：“此去亲近正人君子，强似在南庄痴忧，恁他去罢。”颖氏也只得依允。南□与些盘费，颖氏又私与若干。次日南斌拜别爹娘，到诸绶家中，一同起程。二人路上豪情，不在话下。一月之期，已到京师。在试场边，租一所雅房住下。南斌在寓半月，见诸绶只管埋头读书，毫无意兴，心中忖道：何不移寓他处，可以纵意遨游。幸喜父母所赠盘缠，约有百两在身。当日即往天坛，寻一所雅寓。次日值诸绶出门访客，写字数行作别。

不肖一片野心，几同狼子。而仁兄方且展摩鹏翼，睥睨鳌头。恐灾狂之态，有妨刺股。暂别数日，少纵狼心。幸勿见罪为感。

写了，放于书案，收拾了自家行李，将寓门锁匙，交付主人，竟移往天坛住下。自此以往，游遍京师诸景，畅怀饱目。一日，想道：“闻得仓平州地方，自永乐皇造陵以后，共有十二陵，何不往彼一游。”因雇驴到仓平，出西城七十里，果然便是康陵。下驴登陵一望，但见陵冢坍塌，树木稀少，不禁连声叹惜。正是：

金枝玉叶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堆。

但见古来歌舞处，黄昏惟有鸟声悲。

南斌看遍皇陵，又闲步再登，深入其中。见上面有一所大陵，两边梅花盛放。一见就如珍宝一般，急急向前细看。只见陵前，两边各有六株。梅干有合抱之大，因鼎革以来，无人守陵，被杂兵采取为薪，将茂枝尽行砍去。幸树大根深，从旁又生出小枝，开花正盛，格外芳香，比家下梅花不同。南斌忖道：此梅新抽小枝，开花尚且如此，想当初原枝所发之花，不知怎样香华，如何艳丽。自伤薄命，因而伤梅花之薄命。竟抱着梅花，号啕大哭。哭罢试抱再看，见上面第一株梅花，分外繁华，就向前跌足，坐于树下。只因悲伤太过，隐隐心疼，合眼片时，却像对心刺一刀的一般，登时殒杀。

但不知南斌殒杀之后，死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南斌便昂首拱面，这彩楼上十二位公主，俱顾盼了一回。笑一笑，忖道：“我小南在南庄把飞鹊都打下了，那怕这十二面金牌。”随即从从容容，张弓搭弹，对鸾屏轻轻一放，听见金牌上当的响一声，两旁闪出两个红袍太监，将响的金牌除下。看